

珠的远方 徐东

《鬼马的一串珍珠》

《鬼马的一串珍珠》

原以北 张磊

原以北 张磊

木师 卢小狼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 宁财神

妖 王怡

妖 王怡

生萧条 鼠七里

生萧条 鼠七里

生萧条 鼠七里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先生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 舞文弄墨卷 江湖阔处多奇遇

朴素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殊的远方\徐东

世的一抹温柔之触

植的诗人\章无计\章无计的手机的女人\章无计

的\章无计

已逝去了的心\章无计

原以北\张磊\铁原以北\张磊

张磊

妖\王怡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宁财神

宁财神

妖\王怡

我的最亲爱的\章无计

王肃\鼠七里

猫死\叶秋池

王肃\鼠七里

猫死\叶秋池

王肃\鼠七里

猫死\叶秋池

未完成的肖像\马拉先生

马拉先生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



江湖阔处多奇遇

舞戈弄墨卷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

殊的远方\徐东

徐东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

猫死\叶秋池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宁财神

宁财神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

妖\王怡

王怡

王怡

王怡

一个道士\王立\最后一个道士\王立

王立

王立

王立

王立

王立

王立

丛书顾问：邢明 胡彬 汤逢雨 宋铮

丛书主编：朴素

执行编辑：章无计 蜘蛛1

编委会：一马青尘 云中羽衣子 江上苇 朴素 青藤雪个

珞珈人 莲蓬 章无计 虞渔 蜘蛛1(以首字笔画数为序)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涯10周年作品精选. 舞文弄墨卷: 江湖阔处多奇遇 / 朴素主编. —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54-0151-6

I. 天… II. 朴…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8869号

出版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发行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程家庄村西)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304 000
版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0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54-0151-6
定价	60.00元 (全三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屠朝锋律师、刘红丽律师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 总序

10年天涯：见证网络如何文学

□ 朴素

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已经接近上帝，一篇小说一首诗歌就能招引全国人民的目光。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如今再去重温，只是记忆里的前尘旧影，仿佛有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然而网络破土而出，文学在网络中又找到了知音，于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网络文学花开遍地，涌现出一大批的知名写手，譬如慕容雪村、王怡、心有些乱、小舌头、雷立刚、恭小兵、十年砍柴、李傻傻、李寻欢、步非烟、萧鼎、宁财神、西门大官人、赫连勃勃大王等。

网络天然的自由主义倾向很适合文学的内在要求，故而网络与文学可谓一拍即合。网络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自由表达的世界。发表的自由、拒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在网络上得到了在传统媒介里无法想象的发挥。网友常说某论坛水深，水深意味着自由言说的力度。为网络文学带来表达自由的，除了媒体的技术因素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匿名性”。

正是凭借这种匿名性带来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网络写手

没有任何顾忌，得以自由地书写，自由地发表。毫无疑问，这一高度自由的电子虚拟空间给写手们一个表现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最好空间，他们在这里可以尽情拾起或重塑被日常生活、社会角色所压抑、限制了的一部分自我。但成也“匿名性”，败也“匿名性”。“匿名性”带来了写作的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写作的泛滥（即垃圾性文字的大量产生）。在一个谁都可以写作并发表的网络时代，其作品的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经过再三的阅读与选择，一些精彩的网络文学作品被编辑成三本书，像一种因缘汇聚在一起，让拾到吉光片羽的我们深为惊讶，知道这个网络江湖还有温暖人心的文字在流淌，还有冷静客观的文字在批判，还有风花雪月的柔情文字在诉说。譬如“舞文弄墨”里花样百出的先锋小说，譬如“煮酒论史”里堂堂正正的历史戏说，譬如“莲蓬鬼话”里的妖狐鬼事，这一切都与“腐朽”的传统文学拉开了距离，一种更为贴近当下的写作在网络上涌现出来，而这一趋势在天涯社区尤为明显。

许多人认为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文学卡拉OK”、“文化快餐”，并不指望网络文学能够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不能否认，网络写作将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是否就意味着网络写作永远只是“一次性消费品”，永远难以修成正果呢？我以为尚待商榷。看一看传统文学，其实一样是大量的泥沙和涂鸦之作充斥着各种报纸与杂志的版面，但这并没有影响传统文学构筑起辉煌的历史。网络文学创作具有民间性，它的作品在流通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随时都可能有浏览者加以评述、修改、补充，这种变动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的“说话”、“讲史”，网络文学能

否在电子赛伯空间重演历史上有过的辉煌？一种可能性昭示着我们。而如何把握这种可能性正是当务之急。

网络文学是一个新生物，所有的缺陷在时间的冲洗下可以慢慢解决。网络文学的未来绝对是光明的。事实上，本质上的写作就是指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写作。网络文学得天独厚，它在各个方面对传统文学的颠覆都预示了网络文学的生命力。从天涯社区来看，此10年间已经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他们的成长已经证明了网络文学开始走出草创期间的幼稚阶段，预示了文学乃至思想的另一种可能。他们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创作让人耳目一新。

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的开篇就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千百年来，随着时代风气的交相变幻，每一个时期的文学都会因此产生不同的特点，而且互有更替，富于变化。“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也。现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已经产生。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发展有赖于参与者的文化水准的提高，对网络文学的提升便有赖于一大批的高水准的网络写手的加盟。从目前来看，其前途无疑是光明的。但网络同时也突显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精神症候，即随意涂鸦、过度损耗以及由此导致的普遍倦殆，这一切无疑让我们警惕。没有人能够阻挡网络文学的行走，网络文学的成败在于网络自身。问世间，谁是真正的英雄？在一个传统文学已经腐化的时代，网络文学有可能成为文学、思想的又一次生发点。

在网络虚构，在别处生活。网络写手各有各各自的精彩生活，他们在网络虚构，强调了自身的言论自由与发表自由，共同构筑了我们虚拟的网上家园。在对网络文学“陌生化”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虚

拟世界一束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让读者沉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网络强调了虚构的力量，并把这种虚构的力量放大到极致，网络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说教无关，就与神圣无关，它以自始至终的疑问方式召唤着所有人的参与。

天涯社区上的文章可以说是“个性化的复调”，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能见到作者本人的喜怒哀乐。无论是写手的人生独语还是学者的思想体验或者是普通网友的民间话语，皆能有感而发，笔端凝注着对现实的思考；纵然是古旧的历史研究，依然折射着现实的锋芒。如此，这个世界上也就有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漂亮文字。其中许多篇什值得一读再读，乃至百读不厌，相信可以经得起时间的大浪淘沙。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会消失，但真正的文字永不会消失。这样的文字在人心深处沉淀下来，如春风化雨，改变了我们单薄的思想。

网络写手有自身的优势，他们的写作题材一般在四个方面：一是青春言情类，譬如三十的《和空姐同居的日子》、《下班抓紧谈恋爱》，赵赶驴的《赵赶驴电梯奇遇记》等，都是以纯情的恋爱故事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二是奇幻武侠，譬如萧鼎、步非烟等，步非烟开创的“华音阁”系列，气势极大，文字也优美华丽。另外凤歌的《昆仑》影响也不小。三是鬼话，作家众多，譬如燕垒生的《道可道》、一枚糖果的《爱情心怀鬼胎》、tinadannis的《冤鬼路》、纳兰元初的《断龙台》、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等。四是历史传奇，譬如十年砍柴的《闲话水浒》，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赫连勃勃大王的《华丽血时代》等。众多的天涯写手以10年的沉淀，见证着中国网络文学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的每一个阶段。正所谓“要想了解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动向，不上天涯社区就无法发言”。

目录/Contents

一头知识分子的猪/古清生	1
铁原以北/张磊	14
欧珠的远方/徐东	29
魔术师/卢小狼	37
人妖/王怡	55
猫死/叶秋池	66
虚构的一场战争/韦半	75
未完成的肖像/马拉先生	87
佛裂/瞎子	97
小倩/雷立刚	11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宁财神	132
不过是怕遗忘/笑看云起	146
邱有亮的手/小舌头	155

爱情与十个苹果/风吹佩兰	167
声声慢/张楚	173
既然已经走了那么远/张佳玮	187
婚葬/傅兴文	194
只是朱颜改/恭小兵	206
浮生萧条/鼠七里	220
最后的枪决/饥饿巴人	241
盗墓者/蜘蛛1	248
我和我倒霉的妈/变态老七	251
狗小的自行车/卢江良	255
拿手机的女人/章无计	273
虚构：《五国记》/张佳玮	285
最后一个道士/王立	315

一头知识分子的猪

>> 古清生

“说白了你们是养头猪玩，俺挑水的时候看见了，你们喂它喝牛奶……现在你们的猪饱暖生淫欲，吃饱喝足了要出来泡妞。俺家的母猪，是一本正经的母猪，它也不愿当坐台小姐的。”王民工摇摇头，忽然有一些愤怒的表情。

在地质队里，竞赛意识是比较强的，一分队做到了的事情，二分队就一定要做到，否则会感觉没有面子。某年一分队除完成勘探进尺和储量以外，还养了一头猪，过年大伙分了肉，这是很刺激人的事，于是二分队决定也养猪。

陈技术员被我们叫作陈技，他跟分队司务长一块到几十公里外的八豆镇去买猪娃。买回来的猪娃是六头，分队五头，陈技自己买了一头。在分队上养狗是比较普遍的事情，但是个人养猪只有带农业户口家属的人干，陈技是单身，但他决计要养。

陈技在分队是唯一享受单间宿舍的人，因为他掌管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比一个铝饭盒稍长稍宽，却薄一些，属于单片机，可以输入简单程序供其运算，比如钻孔的倾斜度控制的偏差值，又比如岩层结合带的水平运动的波峰值等，挺牛的。因为有计算机，公家给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安装了一台窗式空调，印象中以前的空调

就是为设备而安的，人一般都只配备蒲扇。小猪就被陈技安置在小屋的左角，睡在一个岩芯箱垫起来的棉被上。

小猪除眼圈和尾巴稍上有一点黑，通身长得白里透红，粉嫩粉嫩，小嘴是红红的一圆，轻柔地印在人的脚或手上，有一种异样的舒适。陈技因此就有了事，他买了红星奶粉、玻璃奶瓶和橡胶奶嘴，每天从食堂买来稀饭喂小猪，间隔喂牛奶。老分队长见状把眼睛都鼓出来了，说：“活见鬼，你给它上个户口吧。”他的意思是，陈技把个猪当人养。

那一段时间，分队的三台钻机在南山钻进，都是厚达500米的大理岩，岩层完整，所以地质方面没有什么事，陈技又去买来两盒磁带，一盒是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一盒是苏小明的《军港之夜》。陈技放磁带给小猪听，教小猪跳探戈，还有摇摆舞和华尔兹，但是小猪都没有学会，小猪唯一学会了一个舞：扭秧歌。小猪扭秧歌摇头摆尾，前后脚交叉踩着节奏进退，音乐节奏一快，它就扭得猛，节奏舒缓一些，它就悠悠的，撅起嘴两面打量一下。

地质队有一头会跳舞的猪，轰动了周边几个山村，农民都来看。渐渐大场合见得多了，小猪也不怕场，只要在红星奶粉中再加两匙白砂糖喂它，它就肯随音乐起舞。为了使小猪的表演更加引人入胜，陈技给小猪的尾巴上扎了一根红绸子，小猪也知道红绸子美，它很配合，陈技偶尔忘了给它扎红绸子时，小猪便忸怩地不肯上场。陈技后来又给小猪添制了一副眼镜，是用铝质电线扭成的，眼镜挂在耳根卡在大鼻子上，看上去斯文极了，它这样跟着陈技走，就把山民引来跟着走。

山乡有时候是会有那种16毫米的小电影的，有时候则是地质队的电影队来放，但不论是谁放，都要早早地去占位置，通常情况下，是到放映场地找好地方搁一个凳子或者多个凳子。当然得守着，不然别人就会把你的凳子往后移。陈技每次去占位置，都带小猪去，自己要离开时就让小猪坐在那里，可以说在电影放映之前，小猪都是明星。它知道很端正地坐着，间或哼哼两声，透过眼镜向观众们扫视两眼，它好像有话要向观众说又懒得说了，因为有可能曲高和寡。小猪透出的端庄、优雅、高贵的气质将纯朴的山民震慑住了，他们中间有人高呼：这是一头知识

分子的猪啊！从这时候起，地质队的人就正式叫起小猪的名字：知识分子。陈技对这个名字感到非常满意，为了名副其实，他又给“知识分子”赶编了一个节目：读书。

陈技让我帮他做了一个类似乐谱架子的一个小矮铁架子，上面搁一本班报表，班报表的纸质厚，好翻。陈技让“知识分子”翻班报表，翻一页，就哼哼哼哼头一点一点的，长嘴从左至右移动，再回过头来重复一遍——这就是读书，架式摆得比博士还足。从此“知识分子”表演节目，第一个是《读书》，第二个才是《扭秧歌》。“知识分子”真是才华横溢，表演什么都惟妙惟肖，特别是它还喜欢装饰：有一次炊事班长趁陈技不在，拿一只小的黑铝锅扣过来，当帽子给“知识分子”戴，两个手柄系上松紧带，俨然博士帽，“知识分子”就把这只锅霸占了，再不肯还给炊事班长，凡到表演读书节目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要求戴上黑铝锅。

陈技在地质队养猪的光荣事迹被省大队政治部知道后，就派了一个摄影记者来采访，这是让人开眼界的事情。记者姓常，我们都叫他常记者，也都让他在钻机前拍了几张王铁人式的格式化照片，接下来拍陈技。常记者指挥人把钻塔上半腰的塔布搞开一块，让太阳光斜照一束在大排的钻杆上，只此一招就让我们感到高人来了，这是电影里面的氛围呢。然后，他又弯腰从钻机的回转器上弄了一些黑机油，给陈技的脸上擦了一圆一长条，鼻子上也擦了一下，顿时陈技就像一个劳动者了。此时，常记者还没有拍，他调调镜头，对对焦，然后又转身拿来一壶水，这是五磅的军用水壶，旋开盖子，哗啦啦倒在陈技的身上，这样陈技的红背心就湿透了大半，连腰间也湿了一些。还不够，常记者又用手掌接了一些水，往陈技的脖子和臂膀上洒一些水珠，看上去像晶莹的汗滴。好了，常记者叫班长把一盏探照灯的光对着钻机，陈技握着钻机的提升把与刹把假装操作钻机，常记者给陈技各个角度拍了一组照。然后再让陈技蹲在岩芯箱前面，用地质队锤敲打岩芯，这里又拍了一组照片（后来，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那组照片，确实照得好），再回到驻地拍了一组“知识分子”的照片。“知识分子”比陈技牛多了，人家有上场经验，一样没有弄好——比如尾巴上的红绸子没扎好，它就扭头不让照。常记者拍完照，就为陈技的事迹采访了

分队的同事与领导，大家都使劲吹陈技，因为二分队的陈技如果真当了典型，一分队的马方就没有戏了。

我们二分队只有钻工出身的业务队长毫不隐瞒地表达出满脸不快。等常记者的专车一走，他就对我说：“妈的什么世道，老子钻探进尺8000米无事故无废井没人报道一下，人家养头小猪就专门派记者来采访，你看见吧，就是一头猪被叫成‘知识分子’都能大红大紫！”

我说：“这是矫枉过正吧，以前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周。”我这话原想是给业务分队长消消气，他却更加火了，一转身睁大眼睛使劲瞪着我：

“矫枉就要过正？你说……的？”业务分队长的嗓音有一些吓人，我都想走开。他又说：“假如我这样钻孔，不是按预定的正确方向进尺，而是在进尺中不停地矫枉……那不是钻井，那是打老鼠洞！”

我没话说了，业务分队长是管我的，我得罪他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工作时间不许我进山去打猎，这可是要命的。

常记者采访走了，又有人来找陈技，是个阉猪匠，司务长去请来的，他已经给分队的五头猪做了计划生育的结扎手术，来找陈技是想顺带多做一头猪的生意。陈技一听，特别地生气，他说：“你要把我的猪阉了？那它不成了太监？你不是把它的猪格毁了？”阉猪匠有些结巴，眼睛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是为你好……”

明显尚未从昨天的荣光中走出来的陈技，一下子脸涨得通红，他一抬手往山坳上一指：“你赶快从我的视野消失，否则我让全分队的人痛打你一顿，要再不服就把你给阉了。”阉猪匠听这一说，吓得连滚带爬就跑了，他是听说过地质队的人的厉害的。

奇了，“知识分子”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它的神情黯然，忽然变得如有满腹心思，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蹲在陈技的脚边一动不动。陈技抚摸一下它的额头，它的眉心居然是紧皱着的。“知识分子”是一头公猪。

阉猪匠走后，陈技留下一个阴影，他也照样跟“知识分子”出去散步，带“知识分子”去看电影，但是陈技与“知识分子”都显得心思重重，不像是刚刚接受过记者采访的明星。

山中的日子过得也快也慢，总之是过去了一些日子。忽然有一天，“知识分子”在屋里乱钻，要不就用嘴巴使劲拱门，出门以后在院子里奔突，如果谁有意阻挡它，它居然露出满嘴白森森的牙齿相威胁，简直是斯文扫地，令人大骇。突如其来的变故，一点征兆也没有，也没有外界的刺激。“知识分子”的突然变化吓了陈技一大跳，他跑去向分队长请假，要带“知识分子”到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分队长说，你小心“知识分子”的身体没有检查，别人把你给送到安定医院去了，我看“知识分子”是孤独造成的，你让它去跟分队的猪一起过过集体生活就好了。

陈技一想，是呀，猪也不能没有同类沟通呀。陈技就将“知识分子”身上的饰品都摘除了，送它到分队的猪圈。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嗅到一种亲切的气息，“知识分子”怔了一下，但马上安宁了，这些原本是它的兄弟姐妹，但它已经不认识了，然而，“知识分子”悠悠地走到一头睡着的猪身边，也轻轻地躺下。“知识分子”看了陈技一眼，陈技满意地笑了，心想，果然是因为孤独，有了伙伴它就安宁了。

这一段时间，在南山西向断裂带的负300米岩层中，打出了闪长岩，并且见到了硫铁矿和氧化铜，这是整个分队都兴奋的事情，试想二分队探出一个大储量的矿体，没什么话说肯定要载入史册。因为李四光说过，长江中游是中国金属矿藏的蜜罐子地带，那里必须好生勘探。我们这里往东北去130公里就是长江呢。呵呵，好好干吧，奇迹就要诞生了。因此，我都天天跑到钻机上去，以确保机械毫无故障打出优质孔。所谓优质孔，就是按设计的角度进尺无偏差，二岩芯的采取率必须达到85%以上，矿带采取率达到95%。

一个下午，司务长押着浑身裹着臭哄哄的猪粪尿、已经精瘦如柴、贼眼碌碌的“知识分子”找陈技来了，此刻“知识分子”低着头，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连习惯性的哼哼都懒得哼了，低头盯着一只立在马齿苋的黄花上的蝴蝶发愣。司务长忍无可忍地说：“你没给‘知识分子’阉了啊？我都告诉人家来找你了，你不阉了它！哼，我说我们的猪怎么一直不长膘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知识分子’发情了，整天让它们不得安宁，

老想强奸它们，但它们都是阉了的猪啊。这么着吧，你还是自己带回去养，猪圈里容不下它了。”说罢，司务长走了。

陈技给“知识分子”洗了澡，给它焖了一锅黄豆吃。眼见“知识分子”骨瘦如柴，陈技险些掉下泪来，他找来一把木质小梳给知识分子梳顺了毛发，但不知道如何才能给“知识分子”安慰。果然不出所料，“知识分子”对焖黄豆也提不起兴趣，甚至陈技去专门买来的豆腐脑也吃得不多，“知识分子”只是不安地转动，去拱墙根，把石灰墙皮吹起老高。

司务长过来了，司务长说：“你看看，那五头猪阉了多乖？就你不肯给‘知识分子’阉了，惹多大麻烦？有个王民工，家里有头母猪正要配种，他知道‘知识分子’以前的情况，看过它表演节目，很喜欢，你就星期六下午带‘知识分子’去过一次性生活吧，那样的话，它会安定大半年的。”

这是一个大喜讯啊。星期六，陈技带上“知识分子”，临走时又来找我，他说回来可能天黑，我就陪陈技去。王家大湾我是熟的，我总是到它后面的水库钓鱼。这个水库的产权一直没落实，村和乡之间争执不下有很大的矛盾。倒霉的当然是水库里的鱼，没有专人给喂养，饿得不行，一尺半长的鱼才一斤多点重，所以只要把钓鱼钩挂上蚂蚱甩下去，鱼就一口吞下狂拉，比在鱼市买鱼还方便。不过，我也不是经常去，我担心引起注意，只是来客人的时候，才去钓一回，这便可以保证无论何时来了客人，也不会让他们没有鱼吃。

我领着陈技走，陈技精神恍惚，他老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给“知识分子”阉了。陈技问我：“你说阉它吗？太残忍。”

照我的想法，早应该给“知识分子”阉了，省得这大星期六的还要陪着它去过性生活……咱们自己还没呢！哼！我说：“陈技，你这样想，不是把‘知识分子’阉了，而是给它做计划生育结扎手术，这不就大功告成了？”

陈技听到这话，大悦，说：“早说啊，我就是想不到这里去。你看，‘阉’字多难听啊？计划生育结扎手术，好！太好了！今天让它来一次新体验，对了，好像有这样的小说吧？然后给它扎了。”

说着到了王民工家。王民工家不是很富裕，但收拾得非常干净，屋里面采光度也好，因为厢房之间有一个天井，屋里面比安了空调还舒服。王民工平时总穿一件粗白褂子，现在穿了一件府绸衬衣。他见我们来，非常高兴，立即叫太太给我们倒茶。他的太太在村里的压面房工作，不怎么晒太阳，皮肤白白的，居然让陈技看了怔了一下，倒茶时她是弓下腰的，所以从领子里顺着乳沟看下去，一对瓷白的硕乳在里面翻腾滚动。

陈技带了两瓶罐头加一条白金龙的烟，他递给王民工，王民工激动地跳起来坚辞，他说这使不得，今天你们两位那么珍贵的客人到我们家里来，是太看得起我了，礼是万万不能收的。我见这样僵持不好，就圆场道：“俗话说初一十五，下次你回访陈技的时候，就也给他带些礼品嘛，这家伙喜欢吃煎黄豆，你给他一箩黄豆，他高兴一年。”王民工听这一说，就接了下来。

喝着茶，茶是金银花茶，去热解毒的，这些天辣椒炒鸡蛋吃得多了，有点上火，喝金银花茶是有益的，但一杯茶却不至于起作用。刚喝了两口茶，王民工的太太就端来一些酸辣椒、酸豆角、酸萝卜条等，最好吃的是酸刀豆，这玩意不大好弄到。我和陈技都很喜欢这些泡菜，就吃起来。又上了一些热菜，上了酒，我就有一些感动，我瞥了陈技一眼，陈技的表情里也有感动的云彩在游移。

“我们农家小菜，你们两位大知识分子可能吃不惯，但是，我家的菜是不撒化肥和农药的，你们放心，一流的味道。”

王民工后面的话蛮合我意，但是他开口叫我们两个“大知识分子”令我心里一跳，操，这不是叫我们两头大猪么？我们今天就是来解决“知识分子”的性爱问题的。我又瞥了陈技一眼，这家伙也是这种眼神。

一瓶酒大约喝去了八两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想走了，我跟人约了第二天去打野山羊，实际上是赵家湾人放到山里面的羊，野了，山里的规矩是谁放就归谁打，我们去打是要悄悄的。我看看陈技，他喝得特别高兴，这家伙对一道豆角蒸腊肉非常感兴趣，就沉醉其中，江汉那边的人都是这样，提到沔阳三蒸激动得眼珠子像电灯泡。

我在桌下踢了陈技一脚，示意他去把“知识分子”的问题落实了，陈

技也这么想的吧，我们几乎是同时说：“老王，真是感谢你的招待，吃得比八豆山镇的味道还好。”八豆山镇是这一方最大的镇，山民不是能够经常去消费的。

王民工说：“哪里哪里，怕你们嫌弃呢，俺屋里的，是稀里糊涂把菜烧熟呢。”

我们其实是想暗示王民工，是否该让“知识分子”出场了？但他是一点反应也没有。陈技的脸也是憋得通红了，这事情真是不好启齿，要是司务长来了就好了，他打钻出身的，什么都说得出口。

酒喝完了，陈技只好开口了，他说：“老王，我们是司务长叫来的，说好是让我的‘知识分子’跟你家的‘知识分子’那个……”陈技话一急，就把人家的猪也叫成“知识分子”了，把个王民工说蒙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说：“啊啊，原来司务长一说，俺是蛮高兴做成这件事情的，反正俺家的母猪要配种，到外面去请种猪还得花钱，走九里山路，你的……噢，‘知识分子’我也喜欢，聪明过人，不仅会跳舞，而且会读书，但是……但是……”王民工忽然口吃起来，这种口吃是比较吓人的，它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反悔的征兆。王民工口吃一会，就调整顺声带了，说：“俺家的母猪，一年只生三窝，一窝生十二到四十个崽，每一个崽，都是有主子来订的，前天跟司务长说了以后，俺呢回来一说，有三家订猪崽的主人要退崽，他们的意思是，你的‘知识分子’已经成精了，再也长不了膘了。所以，俺想还是出去找种猪配种，正式的种猪配种，也可靠些，一次就怀上了，你这‘知识分子’还是童子猪吧？它还没有配种经验呢。”听王民工的口气，他早就决定了这事，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我的心里大凉，我相信陈技凉得更狠。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里管长不大的猪都叫精怪，‘知识分子’聪明是聪明，可惜它长成了精怪。”王民工又补充说。

完啦，没有戏了，白跑了一趟，回去“知识分子”仍会昼夜不安，陈技也只有痛苦地无奈。这时候陈技从桌下踢我一脚，我明白其意，一股豪情从心底涌起，这回我一定要帮陈技一把，而且一定要让“知识分子”与王民工家的母猪发生关系。于是，我站起来，背起手踱了几步，这纯粹是